

韓少功：文學可阻止社會變得更壞

經典作品須經歷三十年過濾

作家韓少功與香港緣分匪淺，早年與本地作家聯繫密切，近年則多次來港演講或任中文大學駐校作家。他上月在香港書展談「文學經典的形成與閱讀」，敘述經典化是一個建構與淘汰雙向對衡的過程，在三十年的周期裡，「市場」與「時代」構成永無終點的博弈。他認為從廣義層面上說，文學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表現在它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和對社會潛移默化的促進作用，「文學不會將我們帶到理想天堂的境界，但卻可以阻止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壞。」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在韓少功看來，香港文學的特點是融合中西文化的碰撞火花，總體上較少強調國家意識形態，這與其長久以來所處的獨特時代背景有關，而兩岸四地人口比例差異明顯，文學發展經歷各異，也各有所長，還應揚長避短、多元互補。

他認為經典的文學作品有着三十年的「鐵門坎」，三十年也是社會主流一代人的更迭，經過這個動態篩選過程的經典始終留存，「當然，若把三十年改為五十年我也是同意的，我的意思是不用三五年這樣過短的時間段來衡量一部作品的價值，至少三十年才足夠過濾掉作品中的非文學元素。經典是正在被重讀的書，最好的作品是人心相通的橋樑，具有更廣泛的思考和深度，若三十年以後仍引起讀者興趣才稱得上是經典。文學的高潮和低落時期都是必然現象，需要作家們坦然接受而不动摇，隨着時間的推移，文學總會回歸到理性的軌道。」

生活教人拾起對文學的需求

講座後的提問環節，有本地教師提出關於現今應試教育壓力大，如何引導學生閱讀課外書籍的問題。韓少功回答道：「師長對課外書應持寬容的態度，無須過分焦慮，每個時期都有流行的文學種類，只是一時的風尚，社會和生活總會逐漸教育他們，使他們拾起對文學的需求，文學經典總會重新展現其重要性。」

作為作家，韓少功始終有着危機感，「表面上看，文學和政治危機、經濟蕭條似乎沒有關係，但卻有統計顯示，社會生活困難時期文學書籍的銷量卻變得很好，繁榮時期的銷量反而下降。從廣義層面上說，我認為文學與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表現在它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和對社會潛移默化的促進作用。文學不會將我們帶到理想天堂的境界，但卻可以阻止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壞。當然，每個學科都不可能獨自承擔整個社會發展或退步的責任。」

快餐文學橫行的年代，文學的作用再次被提起，他表示：「從滿足利益需求來看，純

■韓少功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人物。

文學的作用很少，的確有很賺錢的作家，但在作家群體中還是屬於少數，大部分的情況是有收入但不足以謀生。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無論窮富和好壞，文學都可以使其生活變得更有意義和趣味，也都可以使人在文學中感受到溫暖，找到支撐力量的力量。」

原來他對年輕作家生態也頗有了解，表示其處於兩極分化狀態：其中一部分人的作品是在紙媒發表的短篇居多，另外一部分網絡作家作品則由百萬字至數千萬字不等，「無論篇幅長短，都是文學生態的正常情況。而無論以何種渠道發表的文學作品，本質上沒有分別，自然也都有質素高下之分，其中的優秀作品同樣具有成為經典的潛質，所佔比重不過百分之十至二十。」他笑說自己評價得謹慎：「網絡文學我讀得較少，幾千萬字的作品更沒時間閱讀，但網絡作品可以配合多媒體音畫元素，使讀者體驗更為豐富。網絡為寫作者提



■《馬橋詞典》曾於1999年被《亞洲週刊》評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100強」。

網上圖片

供了更多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不能保守，也不可以懈怠。」

支持文學評獎但無須神化

韓少功的作品總能收到很高的獲獎呼聲，他卻直言文學作品的評判標準見仁見智，難以達到共識，獲獎作品可能呼聲很高，也可能罵聲一片，即使回顧諾貝爾文學獎歷年的獲獎作品，也不是每一部都成為了經得住時間考驗的經典。他說：「文學評獎是促進文學發展的動力，值得支持但不要過於神話化，以平常心對待就好。」

現時的文學改編影視的熱潮持久不退，韓少功卻不是其中的熱門作家人選，1984年的《風吹喇叭聲》之後便再無作品被改編。他不否認很多知名作家作品改編影視獲得成功，「現代技術的發展確實提供了文學作品與多媒體融合有聲有色的可能性，文字與圖像和聲音融合的產能將愈來愈大，年輕一代在這方面投入關注和進行嘗試是必要的，若我再年輕二十歲也會在這方面再作努力。文學創作可以個人生產，擁有充分的自主權，



■韓少功在書展的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影視創作則更多是團隊行為，我現在的年紀再跟隨攝製組摸爬滾打已經吃不消了，便選擇更自由的單純寫作。」

與不同人接觸 保持原創性

韓少功1953年出生於湖南長沙，現任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全委會委員、海南省文聯名譽主席，曾任《天涯》雜誌社社長，1985年其隨筆《文學的根》發表，首倡「尋根文學」，主要作品包括小說《爸爸爸》、《馬橋詞典》、《日夜書》，散文集《山南水北》等。他2002年獲授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的騎士勳章，也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他的早期作品《馬橋詞典》是引起爭論的文本意義探索嘗試，近年作品《日夜書》更多則是對生活的反思，是對文本探索的興趣變淡了嗎？他答道：「作家的創作並非按照嚴密的規劃來完成，喜新厭舊也是常事，有些風格轉變是深謀遠慮，有些則是一時情緒所致。我是經常憑興趣做事的人，寫散文覺得開心便寫散文，寫小說覺得更適合表達便寫小說，不是每一步都有深刻的含義，有些風格嘗試過了便不再寫。」

現時他每年有一半時間在海南，一半時間在湖南汨羅，半城市半鄉土，閒暇時保持着種菜養雞的業餘園藝愛好，頗有「隱居」田園的味道，當然他建議年輕人還是應該多出去見識和打拚。對於愛好寫作的年輕作家們，他建議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積累是必然要求，沒有投機取巧的機會，也不會天上掉餡餅，充分的心理準備和全情投入才有機會創作出優秀的作品。若是有心寫作，最好不要長期停留在文人圈，要多和不同的人接觸，比如常與商人、農民、工人等打交道，畢竟實踐出真知，這樣才能增加作品的原創性。」



■韓少功在講座後為讀者簽書。

文學翻譯比研討會重要

早年韓少功曾翻譯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他稱自己翻譯的選擇多是「拾遺補闕」，認為翻譯外國作品是比熱鬧的交流活動更重要的中外文學交流橋樑，舉辦各式研討會的資金不如拿來做精品翻譯。他同時表示，老翻譯家常需耗費五至十年細細打磨一部作品，但現時有的出版商急功近利，追求速度，一部外國拿獎的作品會迅速找來幾個翻譯同時工作，甚至使用翻譯軟件，如此便不能保證整部作品的語言風格和藝術性的統一，「人工智能不可能勝任文學翻譯工作，也希望有關部門能夠保護文學的豐富性。」他說。



■早年韓少功曾翻譯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網上圖片

「詩琴畫意」巡演歸來 「鋼琴女詩人」鄭慧致力推廣室內樂

被譽為「鋼琴女詩人」的鄭慧博士不僅是演奏家，還在香港演藝學院及中文大學任教，又出任「中央音樂學院香港基金」主席，並成立「鄭慧鋼琴藝術中心」推廣室內樂，將全部精力貢獻給了音樂事業。她外表優雅斯文，卻能從急促的語速中聽出她骨子裡的「性急」——暑假間隙她回港接受訪問時，剛完成在青島的演出和「大師班」的教授，正要參與慶回歸演出及帶學生去西班牙參加音樂節，身兼數職，忙碌是她的常態。

獨奏會琴畫結合

鄭慧的「詩琴畫意」鋼琴獨奏會全國巡演今年5月開始，走遍珠海、長沙、重慶、武漢、蘇州、南京、上海、鄭州、太原、瀋陽和青島，她分享了「詩琴畫意」的含義：「蕭邦是『鋼琴詩人』，而我被稱為『鋼琴女詩人』，『詩』是浪漫的感覺，『琴』是鋼琴，『畫』則與演出的節目有關。國禮畫家陳文澤特別為巡演創作八幅水彩畫，以大型屏幕投影配合譚盾作品《八幅水彩畫的回憶》演奏。」



■音樂會以投影配合《八幅水彩畫的回憶》演奏。

回憶》演出。觀眾在入場時，在音樂廳外可以看到八幅水彩畫的展覽。」

其餘演奏曲目包括旅美音樂家周龍的代表作《五魁》、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蕭邦的《24首前奏曲》、德布西的《快樂島》等，每一首曲目都有相關的繪畫作品投影，意在通過琴聲與繪畫的完美結合，帶給觀眾最富藝術感的全方位視聽感受。「這是我第一次在音樂會中加入視覺元素，效果很滿意。有的觀眾可能是第一次來聽音樂會，視覺元素的加入對他們會有一種帶領的作用。」在青島的演出中，因應香港回歸20周年，她特別演奏了香港作曲家麥偉鏞最新創作的曲目《還有一瞬間》。「詩琴畫意」鋼琴獨奏會10月將再次啟動，於廣州、成都和西安演出。

鄭慧稱自己現時幾乎每年都會在內地巡演，「內地各城市新建的大劇院外觀美好，設備一流，音響和鋼琴都足夠優質。古典音樂的未來在中國，發展的空間很大，美國音樂會聽眾多是白髮蒼蒼的老人，而內地的年



■八幅水彩畫原作在音樂廳外展覽。

輕聽眾愈來愈多，滿足溫飽之後便開始尋求精神上的享受。」

用音樂說故事

鄭慧出生於北京，5歲開始在北京跟隨中央音樂學院凌遠教授及趙屏國教授學習鋼琴，9歲隨家人移居香港。她14歲曾獲得香港藝術節大獎，並成為香港演藝學院首屆畢業生。1987年，她獲得全額獎學金進入世界頂級的美國費城柯蒂斯音樂學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修讀學士學位，和朗朗一樣師從該院院長加里·格拉夫曼及教授利普金（Seymour Lipkin），1994年獲耶魯大學音樂學院碩士學位，1999年再師從著名導師基·卡力素（Gilbert Kalish）在紐約州立大學獲音樂演奏家專業博士學位。她於2009年被選為香港十



■鄭慧在巡演太原站簽名會現場。



■鄭慧認為學音樂重要的是在過程中的收穫。張岳悅攝

大傑出青年，也是當年傑青中唯一的一名女性。

移居香港多年，她眼見香港學生音樂水平不斷提升，有賴於香港中西交匯的優越條件，吸引更多西方音樂家來港交流和演出，音樂會類型也愈加豐富，「香港唯一缺乏的是場地。」另一方面，回歸後的機會愈來愈多，限制愈來愈少，「年輕人富創意，我有一些學生畢業後自己組織小型樂隊，將音樂與其他元素結合玩出新意。」無論是香港還是內地，琴童數量都呈不斷增加的趨勢，鋼琴似乎成為了家庭的「剛需」，她表示：「內地學生技巧優勝，『單打獨鬥』是強項，香港學生的音樂表現力和感染

力更強。小時候我在北京學琴專注研究技術，來港後開始摸索音樂的感覺，在我面前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到美國後卻被老師說我的音樂空洞，我開始學會用音樂說故事。我現在的演奏可以說是結合了三地的文化，對我來說，音樂表達和技術同樣重要，若只注重技術就會忘記了學音樂的初衷，學音樂不是為了拿怎樣的國際大獎，重要的是在過程中的收穫——專注、氣質、欣賞和快樂，學音樂的人都不會孤獨。」

現時，她在自己的鋼琴中心推廣室內樂，培養學生的合作演奏能力，每年都邀請名家來港一起開音樂會，「萬事開頭難，起初觀眾都喜歡聽鋼琴獨奏，缺少對室內樂的認同，我的目標是告訴他們，幾個人合作的音樂會更好聽。現在香港也開始有室內樂音樂節，愈來愈多人開始接受具豐富元素的音樂會。」她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